

聖女大德蘭的默觀理想

《全德之路》導讀

賈培爾 著；加爾默羅聖衣會 編譯¹

本文作者藉由導讀《全德之路》一書，一方面說明了聖女大德蘭的默觀理想，二方面也為加爾默羅聖衣會的會士，乃至所有真道路上的追求者，指導其靈修。簡言之，祈禱（默觀）與修德（使徒），是靈修生活的一體兩面，不可偏廢。大德蘭勉勵我們，結合使徒精神，過徹底貧窮的生活，捨棄一切所有、謙卑地將自己全然獻給天主、為聖教會和司鐸們祈禱等等，在在顯示「全德之路」是默觀與行動的合一。

一、《全德之路》這本書

聖女大德蘭的所有著作中，沒有一部比得上《全德之路》²，她那麼清楚而卓絕地描述與主親密的默觀理想，以祈禱和補贖作為達成使徒的目標。

聖女肩負的使命，是教導默觀祈禱之路、復興加爾默羅會

¹ 本文譯自：賈培爾神父（Gabriel of St. Mary Magdalen O.C.D.）著，*The Way of Prayer: A Commentary on St. Teresa's "Way of Perfection"*（Milwaukee Wisconsin: Spiritual Life Press, 1965），pp.9~24，經由台灣芎林加爾默羅聖衣會編譯而成，特此致謝。

² 以下內文引用本書時，簡稱為「全德」。

的祈禱理想。她具有神祕家的實際性，由於關心少數的幾個人，開始了她革新修會的工作。她的修女們看到她蒙受如此之多的祈禱恩寵，要求她教她們祈禱.....。

雖然大德蘭在她的修會創始了革新，她同時也賦予所有的基督徒一個新的理想。她教導說，默觀的祈禱應以使徒精神為整個的目標。她的刷新，不只結合了祈禱和使徒傳教，也使默觀和使徒合一，因為默觀是一種特別的祈禱，導向與主至極崇高的親密交往。

無疑地，一位默觀者，身為天主的朋友，對祂的聖心是有影響力的；聖女大德蘭的目的，是要興起一支默觀的軍隊，協助聖教會。

看到祈禱中的聖女大德蘭，就足以激起人嚮往默觀；為此之故，她的早期同伴們要求教她們達到默觀的道路。宗徒們向耶穌作過同樣的請求：「主，請教給我們祈禱」（路十一 1）。耶穌答應所求，教給他們〈天主經〉；聖女大德蘭以寫這本書來作答，其中包括註解這篇偉大的禱詞。不用驚奇於聖女如同耶穌一樣地作答，因為聖人們是基督神祕奧體的動力成員，極親密地分享祂的生命。

按聖路加所記載的，而聖瑪竇也有敘述，不過聖路加的更為詳細，在山中聖訓，耶穌首先教導祈禱的態度，然後是我們應該祈求什麼。

這個態度就是「.....當你祈禱時，要進入你的內室，關上門，向你在暗中的父祈禱，你的父在暗中看見，必要報答你」

(瑪六6)。當基督教人祈禱時，祂要人安靜退隱，好能善作祈禱。離開受造物，人方能在隱秘中禱告，而父也會在暗中答覆。大德蘭說，天主與心交談，這顆心是祈禱的心，祈禱愈成長，靜默愈深。

然後，耶穌教導我們應該祈求什麼：在此獨居中，這樣禱告：「我們的天父……」

除了〈天主經〉之外，聖女大德蘭還教導了些什麼嗎？她為尋求默觀者而著述，為此，此書的第一部分，她解釋多麼需要有所準備，藉著修持姐妹之愛、超脫和謙虛，建立個人的獨居氛圍。

「如果妳們求問的是默想，我已經對妳們談過了，也勸導大家修行默想，即使沒有德行亦然；因為默想是獲得一切德行的基礎，也是所有基督徒畢生要修行的……然而，女兒們，默觀是另一回事。」（全德16·3~4）

如同耶穌，她說超脫是必須的，但她這樣說，特別是為了導向默觀。那麼，如同耶穌，她解釋〈天主經〉，且教導如何誦念它。

（一）聖女大德蘭的默觀理想

《全德之路》開始的幾章中，大德蘭描述默觀的理想，指出這是加爾默羅會士的傳統理想。之後，她教我們修行祈禱，註解〈天主經〉，且以此經文來說明整個祈禱生活。首先，她說，口禱應該是和天主的親密接觸，是信賴天父的親密交往。

論及〈天主經〉的第一句話，她指出當耶穌教我們對天主說：「我們的父親」時，耶穌所啓發的孩子般的氛圍。

「天上的父」

在此，她教導收心的祈禱，靈魂由此深深意識到天主居住在她內。收心的祈禱是我們能憑己力達到的最親密的祈禱：在此時，靈魂順從天主的安排。到了寧靜的祈禱，我們的主進入靈魂內，至於結合的祈禱，則吸引靈魂到祂那裡。

「願祢的國來臨，願祢的旨意奉行」

聖女回想起，如果我們希望天主藉著寧靜和結合的祈禱佔有我們，那麼這兩件事（祢的國、祢的旨意）必須相提並論。而如果祂佔有我們，祂會把自己給我們。

祂經由意志的門進入靈魂內，所以她又說：「讓我們一次而完全地把珠寶給祂，這是先前這麼多次要給祂的」（全德 32·8）。她還提醒我們，給予天主是必會有痛苦的：「看看這裡，祂給了祂的至愛者什麼……祂愛得較多的人，給的這些恩賜也較多……」（全德 32·7）。當祂看到一個比較勇敢的人時，祂給的痛苦也愈多：「祂視我們每個人的勇氣而給予，也配合我們對祂的愛」。

達到靈心城堡後面住所的人會把自己獻給天主，天主也報以給自己更多，此即委順結合（union of conformity）的豐富恩寵。那麼，當靈魂達到完全的自我給予時，天主會佔有她。這就是聖十字若望所謂的「神化的結合」。這是大德蘭所描述的與主

結合的道路，始於我們意志的給予，及祂逐步地親近我們，以佔有我們，且吸引我們到祂那裡。

「求祢今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，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」

我們需要有力氣來完全自我給予，因為其中蘊含著痛苦：「求祢今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」，意即給我們堅強靈魂的食糧。「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」：那些經常與天主親密地生活在一起的人，多麼需要寬恕！陷於許多的小過失是很容易的事，不過，默觀者是極力避免犯小過的人，尤其是愛德方面的過失，及寬恕一些微小的失禮行為。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」：默觀者不會因為人們不留意他而被冒犯的。而由於我們以脆弱的容器盛裝著寶物，我們需要得到護佑：「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」。

聖女教導說，抵抗誘惑的安全防衛是愛和敬畏天主（全德 40 章）。聖十字若望定義這個敬畏為孩童的完美敬畏，出於對父的愛（靈歌 26·3）。為了不使他的天父不悅，身為天主的子女，他會看著自己要走到哪裡，且尋求指導，以免偏離正道。

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」

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」，免於此塵世，走向那惟有美善的國度。然而，即使身處塵世，我們必須具備的心態，是極力捨棄自我，聖女說：「我如此地順從祂的聖意，因此，我既不渴望久活，也不願早死」，雖然她渴望著天主，尤其當她「透過格子」瞥見有個更大的愛等待著她時。「如果我渴望死，那只

在當我內愛火中燒，想要看到天主的剎那時間」(Spiritual relations 6)。

因此，在聖女大德蘭的著作中，我們有了一部〈天主經〉的默觀註解，指出誠心追求內修生活的人為何必須成為默觀者，或者更好是成為天主的親密朋友，祂是施予聖教會恩寵的天主。

(二) 不同的抄本

聖女大德蘭寫《全德之路》時，她所關心的，只是亞味拉聖若瑟隱院，也只寫給這個小小團體，因為她根本沒有想到會有其他的修院。可是，1567年修會的總會長神父看到擴大修會的改革確實是個有益的善舉時，他命令聖女創立其他的修院。於是她在1567年動身前往梅地納，同時帶著她寫的《全德之路》。然而，亞味拉的修女們堅持索回這本書，致使聖女另外親筆抄寫一份《全德之路》。為此之故，有了兩份手抄本：一本是寫於亞味拉聖若瑟隱院的，被保存在埃斯科里亞(Escorial)，還有其他許多聖女的手稿；而其他的抄本，則保存在瓦亞多利(Valladolid)加爾默羅會修院。

第二本的寫成，不會遲於1569年，和第一本有些出入。相較之下，我們看出來第一本的風格比較親切，第二本則比較準確。不過顯而易見，當聖女寫第二本時，她把第一本放在面前。而由於是她自己的著作，她當然可以隨意更改，按其直覺，她免不了隨著思想的進展而修改。第一本是直接寫給亞味拉聖若

瑟隱院的女兒們；現在，她的視野擴大到未來的修院，而且幾乎是不顧慮到她個人自己，她寫給所有渴望活水泉的人。

後來的一些複本上，也有聖女的批閱和簽名，其中有許多仍存留至今。其中有一份未經簽名的抄本（保存在托利多），內有許多重要的修改，因為這份資料被出版者嚴加批評。依凡拉（Evora）的總主教，特多尼亞（Don Teutonio de Braganza），是聖女的一位朋友，很重視她的著作，允諾要修正此書，我們從聖女附在抄本內的信得知此事；聖女還說，這是她們當中一位最聰明的修女預備的抄本。

1580年，特多尼亞審閱印刷者的校稿。可惜的是，聖女大德蘭未能親眼目睹其著作的出版，因為這書問世於1583年，是在聖女逝世之後。兩年後，古嵐清神父主持的第二版本問世。接著是1586年，瓦倫西亞的版本；1588年出現路易斯·雷翁（Luis de Leon）編輯的聖女著作全集。隨後，聖女的作品廣傳到其他國家，首先譯成法文，再來是拉丁文。直到今日，不斷出現各種新譯文。

親筆的手稿（埃斯科里亞，瓦亞多利和托利多）彼此間略有不同。其中瓦亞多利版本編排得最好。雖然它原來有四十四章，但在現代的版本中只有四十二章；托利多手稿在第四章有註解寫道：「這裡不該是一章」，也因為大德蘭從瓦亞多利抄本中撕掉幾頁，就是談到下棋遊戲的那幾頁，先前是在第十七章，所以才變成了四十二章。後來我們將談論大德蘭撕掉第十七章的理由。以後的編者從埃斯科里亞抄本中取出這章，重新插入，

因爲它有助於闡明「全德之路」的觀念。

如果加爾默羅會的改革者親筆寫了兩份《全德之路》，又有其他多份的抄本，且經由她親自審閱，這是因爲她認爲這本書相當重要。她清楚明瞭其價值，由於切願事事遵循聖教會的教導，她請卓越的神學家們審閱，他們當中有當時的大神學家道明·巴臬斯 (Domingo Báñez)。她未來傳記的作者葉培思 (Yepes) 神父也加以檢視，大德蘭曾坦誠地向這位葉培思神父說，有位神學家告訴她，她的著作「好似聖經」。就是說，讓人感到有神性的氣息！這是謙虛的大德蘭親口說的，謙虛的她，知道自己微渺虛無，但也明白天主俯視微小者的仁慈之愛：「我要永遠歌頌天主的仁慈」，這是她最愛的吶喊。

在這本卑微的小書中，她不是爲自己，而是爲她的女兒們寫的，天主幫助了她，她也了悟其中有著神性的靈感：不是聖教會承認聖經的那種默啓，不過，也真的是一種神性的靈感。天主沒有讓她看到這部著作的出版，但卻賜給了她得到批准和被神學家讚賞的喜樂。

(三) 本書的架構

聖女大德蘭的這本書中，包括了加爾默羅教育的所有因素，以及祈禱生活的各方面。首三章是完全獨立的單元，概論大德蘭改革修會的理想。其餘的部分，指出達到成全的道路，邀請旅行者達到活水泉，亦即默觀。

從第四章到十五章，聖女大德蘭談論必須有的倫理基礎，

亦即修持英豪的德行，達到完全的超脫和自我給予。此乃發展默觀的惟一氛圍。

下一個部分，十六到廿五章，可以標示為「達到默觀的祈禱」。聖女在此強調兩個重點：1) 我們必須決心一生尋求活水泉；2) 心禱應該經常是和天主的靈性接觸。

第廿六章開始，進入特別的單元，註解〈天主經〉的祈求，解釋祈禱的各種等級，直到卅一章。不過，當她寫到「願祢的旨意承行」時，雖然繼續註解〈天主經〉，她重拾前題，再談應該伴隨祈禱的成全生活，好使祈禱能結出豐美的果實；她繼續以此意向寫完這本書。

二、加爾默羅的使徒身分

《全德之路》的首三章，聖女大德蘭談論加爾默羅聖召的使徒向度。但她並沒有忽略其傳統的默觀理想：獻給天主一顆充滿愛的心，準備好接受從祂而來的默觀恩賜。她清楚知道這個理想，打從一開始就把它擺在女兒們面前，因為這是她所描述過的全德之路的目標。這樣的作法，她特別顯示出其目標的使徒責任。在她之前，從未如此有力地被人表達過。

今日的加爾默羅會，是屬於托鉢修會，但其根源則是純默觀的修會。當然，使徒的身分總是有的，不過，當修會到了西方，被列入托鉢修會後，修會的使徒責任遂因之而加強。聖女大德蘭明瞭這點，她以教導托鉢修會的這個特有德行，來回應其要求。

什麼是教會內的托鉢修會？它們是除了尋求與天主結合之外，再加上活動生活的修會；它們是採取混合生活方式的修會；按神學的術語來說，也被稱為使徒傳教修會，因為確實是度宗徒們的生活。他們為靈魂服務時，以宗徒們為模範。方濟會、道明會、奧斯定會、瑪利亞忠僕會（Servites）、加爾默羅會，全都是使徒傳教的修會。

它們被稱為托鉢修會，因為十三世紀時，它們以新的修會生活方式被導入教會，此一生活方式建基於比以往還要嚴格的貧窮上，甚至在共有的財物上亦然。古時的隱士確實捨棄私有的物質主權。可是在共有的財物上，他們擁有相當的產業。托鉢修會甚至連共有的產業也放棄，或縮減到最少的程度，為能更自由地照顧靈魂，此乃教會對他們的要求。他們靠教友的捐助，不過，他們也以宣道和施行聖事來服務教友。

托鉢修會的這個定義，有助於明瞭《全德之路》的前三章。第一章和第三章，直接說到以靈魂和天主結合為基礎的使徒聖召；第三章特別強調使徒工作的近目標：為司鐸、為神學家、為傳教士、為神師等祈禱和作補贖。第二章乍看之下，似乎是離題旁論，實則不然，因為它回到加爾默羅生活的一個基本原則：貧窮，這是使徒生活必須有的部分。

（一）默觀和使徒

第一章的標題：「談論促使我建立這座遵守如此嚴規隱院的理由」，並沒有說出這章的整個內容，只點出最主要的思想，

亦即：救靈魂的迫切渴望。換句話說，使徒的理想推動大德蘭，賦予修會嚴格的特質。

加爾默羅會有其隱修的根源，但來到歐洲後，因教宗的意願，已經成爲一個使徒的修會。經過這個改變後，修會致力於平衡這些不同的因素，建立其修道生活。修會內的多種改革顯示出，如此的平衡確實不容易。

如同加爾默羅會其他的幾個改革，聖女大德蘭是回歸到更專注於默觀的生活；不過，熱愛古時的默觀理想，並沒有使她忘記她的加爾默羅會是個使徒修會。天主賜予她對靈魂的浩瀚大愛，及深切同情生活於罪惡中的人。寫書之前，她曾有過地獄的神見，致使這些情感更加強烈³。所以，當她教導女兒們生活的基本因素時，可以預期的是，她會堅持使徒的身分。

「起初，當我開始創立這座隱院時……我並不想要外表這麼嚴格，又沒有定期收入的隱院；相反的，我盼望有可能什麼都不缺。總之，像我這樣脆弱和卑劣，雖然這樣做，是出於一些好意向，而非爲了我個人的舒適。」（全德 1·1）

起初，聖女大德蘭並沒有多想什麼，只願找些安靜的處所，使她們能更容易默觀。然而，有些事發生了……。

³ 在此，我們注意一下，當大德蘭說，她願意革新的修會回到原初會規，她指的不是 1209 年聖雅伯的會規，而是 1247 年教宗依諾森森的會規，因爲前一個會規是純默觀的會規。由此可見，大德蘭完全明瞭，現在所組織的加爾默羅會是托鉢修會，具有使徒的任務。

「在那時，有消息傳來，我獲悉法國遭受的傷害，路德教派招致的災害，及這不幸的教派多麼快速增長。這些消息使我難過極了，於是，我向上主哭訴，祈求祂使我能補救這麼多的惡事，彷彿我真能做些什麼，又彷彿自己好似什麼人物似的。我覺得，爲了拯救那許多失落靈魂中的一個，我情願死千萬次。」（全德 1·2）

這事促使她建立徹底嚴格和貧窮的修會家庭。《全德之路》中，有許多章談論這個特質。

我們可以問，聖女大德蘭願意活出的是哪一種使徒身分？加爾默羅會士使徒身分，乃建基於熱心的內修生活，此一生活使靈魂受天主的聖心強力的影響。這個力量來自完全的自我給予，盡可能成全地度福音勸諭的生活。加爾默羅會士完全獻身於我們的主，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獻給祂。徹底、完全、整個的，這些語詞流露出聖女大德蘭的理想多麼崇高，同樣地，我們也可以在聖十字若望的著作中找到這些用語。

要感動天主的心，且幫助靈魂得救，我們必須做的第一件事情，是與天主有親密的友誼。這份友誼使一個人的祈禱和補贖很有能力，爲此，祈禱和補贖是使徒工作的內在工具。

「我所有的渴望，從過去到現在始終是：既然祂的敵人這麼多，朋友這麼少，這些極少的朋友該是很好的朋友。因此，我決心去做我能力所及的些微小事，也就是，盡我所能徹底完美地遵守福音勸諭，並且使住在這裏的少數幾位也同樣如此。我信賴天主的寬仁慈悲，凡決心爲祂捨棄

一切的人，從不缺少祂的助祐。而我也相信，如果在這裏的修女，符合我寫給她們的，我所期望的理想，置身於如此豐富的德行中，我的過失就不會太強烈；我也可因此而稍稍取悅天主。」（全德1·2）

取悅我們的主，使人成為祂聖心的疼愛者；那時的祈禱，真的會具有大能。

「當我們全都專心致志為保衛教會者祈禱，為這些保護教會免遭攻擊的宣道者和博學者祈禱，我們就是盡所能幫助我的這位上主。祂正被那些祂曾善待過的人欺凌。」

（全德1·2）

為此，加爾默羅會使徒傳教的工具，是祈禱和補贖，從靈魂對天主的愛中得到她們的大能。

大德蘭在方才的引言中（例如，她願意為誰祈禱），已提出其使徒工作的直接目的；到了第三章，她會更詳細地重提這事。她願意為所有保衛聖教會的人，求得最高的恩寵。不過，這些保衛者的存在，是為了所有的靈魂，而所有的靈魂則是組成教會的基本成員。所以，她說，她願意為罪人們的歸化祈禱，為靈魂的得救祈禱。

「啊！我在基督內的修女們！幫助我向天主懇求這事，這是妳們為何聚集在這裏的緣故，這是妳們的聖召！這些必須是妳們投身的事業，必須是妳們渴望的事，是妳們流淚的事；這些必須是妳們祈求的對象。」（全德1·5）

大德蘭的最初意向，最最重要的，是靈魂的得救。其他的

意向並沒有取消，可是其間卻有著極大的不同，世上的事物和特屬加爾默羅的使徒意向是無法相比的：「我的修女們！妳們要祈求的不是塵世俗務」（全德 1·5）。接著，她深入這個特別的話題。她許可為任何的好意向祈禱，甚至為恩人們祈求是一個責任，不過，她敏銳地區別其與前述的特別意向有所不同。

「人們來這裏求我們祈禱，向至尊陛下祈求財富和金錢，關於這些事，我嘲笑，甚至為此感到憂傷，我希望有些人會祈求天主賜予踐踏萬物的恩寵。他們有很好的意向，總之，看在他們的虔誠上，我們為他們的意向祈禱，雖然對我自己來說，我不認為，當我祈求這些東西時，天主曾俯聽過我……。」（全德 1·5）

「老實說，如果我不看人的軟弱——人們因獲得急難時的援助而受安慰（我們能盡力幫助人，這是很好的），要是人們能了解他們如此操心掛慮祈求天主的，不該是這些東西，我是會很高興的。」（全德 1·6）

「這世界正烈火燎原，人們要再次判決基督……」（全德 1·5）

聖女大德蘭生活在基督奧體的真理中，她深知在大馬士革的路上，我們的主對聖保祿說的話：「你為什麼迫害我？」（宗 9·4）正如同保祿宗徒，大德蘭也體會到：迫害教會就是迫害耶穌；善待教會，就是善待耶穌，就是發展祂的神祕奧體，並使之受光榮。

「我的救贖主啊！念及這些事，我的心不能不感到極

度的沉重悲痛……的確，我主！現今與世隔離的人，並非做了什麼了不起的大事。既然這世界對祢這麼不忠誠，我們還期待些什麼呢？……因天主的慈善，我們免受瘟疫般的癩病，而那些入已經是屬於魔鬼的人了。的確！他們罪有應得，以自己的雙手贏得懲罰，以他們的快樂獲取地獄永火。那是他們的憂慮！然而，看到這麼多靈魂失落，我的心為之破碎。雖然我不能對那無法挽回的罪行過於憂傷，我實不願看到失落的靈魂與日俱增。」（全德1·3~4）

大德蘭身處誓反教⁴橫行的時代中，使徒傳教是非常迫切的。然而，現今的迫切需要，絲毫不亞於那時，我們正處在俗化主義、有組織的無神主義氾濫之中。教會的敵人是強有力的，而且是有組織的。但是教會也有許多熱誠的好友，就是那些能修得大能影響天主聖心的人。

（二）貧窮

托鉢修會度貧窮的生活，為能自由地處處照顧靈魂。事實上，他們所照顧的信友提供他們生活的所需。因此，貧窮和使徒工作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，為此之故，《全德之路》中，把第二章（聖女在此專題探討貧窮）放在說明使徒傳教的第一和第三章之間，並非是個離題的插入。

她回想福音中貧窮的觀念：顯示出貧窮是多麼值得稱讚，導出其重要性。福音指出超脫萬物獲得自由的道路：「變賣你

⁴ 亦即新教，也就是台灣所說的基督教。

所有的，施捨給窮人，你必有寶藏在天上，然後來跟隨我」（瑪十九 21）。不過，神貧則超過這些。財物使人對未來有擔保；人不能隨便拋棄生活中的安全保障，除非有什麼更好的來替換。若不是人確信天主會照顧他，放棄所有未來的擔保豈不是像個傻瓜嗎？爲此，當我們的主教導我們貧窮時，祂開始談到飛鳥和百合：

「你們仰視天空的飛鳥，祂不播種也不收穫，也不在糧倉裡屯積，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牠們；你們不比牠們更貴重嗎？……關於衣服，你們又憂慮什麼？你們觀察一下田間的百合怎樣生長……」（瑪六 25-34）

大德蘭相信而且確定，如果她的女兒們是爲主的利益而操勞的好修女，我們的主必會照顧她們；所以她告訴她們，不要憂慮人們的施予。

關於維持生計，她主張心靈的自由，最重要的，不會憂心焦慮於是否有食物。她要求的極多：絕不要隨從這些小小的本性衝動，它們佔有我們如此之多的部分。

聖女大德蘭著迷於頌揚貧窮，她承認自己不懂它。又說：「不過既然人家一直是這麼說的。就讓它依然如此吧！」只要她還活著，她說，她會不停地一再提醒，但是最好還是寫下來，使她的女兒們在她死後仍然記得。

她指出，貧窮的一個益處是對全世界具有統治權。世人之間的區別，是由財富來衡量的。今日對勞工價值的承認，確實標示出人類的進步：人們應該因其勞力，而非因其產業而受尊

敬。然而，我們的社會仍然遭受此罪惡的損害。榮譽和金錢相隨不離，因而惹起謀求錢財和鑽營騰達的焦慮。聖女大德蘭有很好的理由來頌揚貧窮，她看到此一德行的另一益處是：護守靈修生活，保護它免於一切阻礙，使之能飛向天主。因為疏於修行貧窮，往往導致修會失去熱心。

至於最後的益處，她說，修院的貧窮是實行使徒傳教的一個機會，這個使徒身分是她在第一章提及的。修女們應該以祈禱來幫助他人，她們會得到援助，而不必刻意去尋求。天主會打動人心送來生活的必需品。她們應該很感謝天主，以其使徒身分的祈禱和善工來回報她們的恩人。德蘭隱修院內有個習俗，每天晚餐結束，念出恩人們的施捨後，共同為恩人們祈禱。聖女大德蘭熱切地訓示修女們，要以她們的祈禱為恩人們求得靈性的福祉。這樣做，她們也是愈顯主榮；天主的光榮從這些靈魂的幸福中湧流出來！

（三）為司鐸祈禱

《全德之路》第三章回到加爾默羅會的主要目的：藉著祈求所需的恩寵，幫助教會的使徒傳教。這始於看到使徒工作的最好戰略，及看到司祭職在其中的地位。當大德蘭寫書時，她想的是自己所處的痛苦世紀，然而，時至今日，獲得靈修勝利的最佳計畫依然不變，人人都確信，基督宗教要贏得這個世界，必須創立一個精選的小團體。在正式的使徒當中，尤其必須如此，因為，雖然在使徒傳教工作上有其他的合作者，他們總是

受著正式推動者的感召。

時至今日，在俗教友和聖職使徒的合作，比起聖女大德蘭的時代更加強烈。因為那時代的環境對於司鐸是開放的，不像現今的社會，在工廠門口掛著「禁止入內」的牌示，在那些使青年面臨嚴重危險的地方，卻不准司鐸接近。耶穌基督的正式使徒無法進出這些地方，所有在俗教友的使徒工作必須在此發展。因此，大德蘭渴望為司鐸們所做的，也適用於那些和聖職人員合作的人士。

從中世紀以來，普通一般人已經離開基督愈來愈遠：到了今日，廣大的群眾對於信仰一無所知。所以必須再次征服，而這必會要求智慧和德行。和聖女大德蘭一起，我們的目光，主要轉向司鐸。她分別傳教士和神學家，這是個很好的區分。不只那些向教友傳授道理的神父，最重要的，還有勤勉研讀的神學家，他們著書立論，加深信仰，提供給傳教士必須傳授的道理根源，這是傳教士無法做到的。

當我們因人性的限度遇有錯誤時，必須付出如此之多的努力，以獲得真理，這是更為需要的。在聖教會內常有異端邪說，現今就有一些：我們愛想「自己是完全自由」的傾向，這種觀念依舊很活躍。教宗比約十世有效地反現代主義之後，我們以為它已絕跡，實則卻又死灰復燃，我們處處能感受到其危險。神學家負有很崇高的使命，護守聖教會的祖產完整無缺，展現出教會全部的活力和美麗。他把道理應用在實際的生活情況中，指導所有的靈魂：從剛開始度倫理生活者，到已達聖德高

境的人。

聖女大德蘭表達出敏銳的洞察力，她首先注意的是神學家，其次是傳教士。如果好好地宣講基督信仰的教理，必會吸引群眾，然而由於缺乏知識，竟而導致人們不喜歡教會。如此之多的貧窮工人著迷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，因為他們不知道基督聖訓的美麗。

1936年在法國，當共產黨員提出和天主教會合作時，彼此間互相交涉，某次有兩位共產黨員和一位道明會士一起開會，這位神父拿出《新事》（*Rerum novarum*）和《四十年》（*Quadragesimo anno*）兩份教宗的通諭給他們。幾天後，他們看完了這些通諭，回來說：「你們是白痴，有如此美的社會道理，卻沒有看到被實行出來」。知道這些道理的人，實在太少了，甚至連天主教的平信徒也鮮有人知。若把這些道理譯成工人的言語，講給他們聽，加上有好的生活榜樣時，必會在工人們當中激起真正的熱情。不過，這意指著，必須有人先研讀，而後有人傳述給他們。此乃神學家和傳教士的工作。而這是很清楚的，受培育的平信徒愈多，愈能合作，使這些教導能被廣揚。

我們說，常會有異端邪說的危險，而指出錯誤，則需要有博學之士。因此，需要祈禱，使這些人能及時消除謬論。

司鐸職的崇高使命，在於贏得群眾，帶領他們歸向基督，這使聖女大德蘭有理由渴望建立這個特別的預備團體。她指出，加爾默羅會隱修女為司鐸們祈禱時，要祈求兩件事：他們必須「是」聖的；以及在傳教的危險處境中，要保持神聖。

首先，司鐸必須是聖的，因為，一位聖人能完成許多事工，遠超過許多不聖的人。在今日，司鐸渴望聖德，也渴望得到獲致聖德的有效培育。透過司鐸的聖德，及其必會有的慷慨，耶穌基督把聖德的方法分施給其他的人。耶穌在世時，祂教導、訓練門徒們，且建立聖事；司鐸亦然：教導教會的道理，管理和訓練他的本堂、堂區，或整個教會（教宗），他也以靈修指導來訓練靈魂。司鐸施行聖事，從領洗到感恩聖祭，這一切都和他的聖德有關。一位神聖司鐸的宣道會打動人心；一位有光照的指導神師會使靈魂認出天主的旨意；一位慷慨的司鐸會知道如何在施行聖事時忍受疲勞。

當基督信仰的道理以其應有的魅力、並被清晰地呈現出來時，自會贏得人們。為此，聖女大德蘭說，我們必須祈求使司鐸都是聖的。

我們還必須求天主，使他們保持神聖，因為他們執行任務時，必須不斷地和世俗接觸。他們需要具備成熟的克苦精神，不要屈服於生活中的舒適滿足、心思意念和榮譽的滿足；如果他們屈服了，就不再是超性生命的媒介，而是虛有其表的天主工具。尤其是，司鐸必須服從，因為正確的領導來自羅馬，如果不願聆聽其可敬的聲音，必有誤入歧途的危險。

聖女大德蘭以自己的好榜樣來教祈禱。她的祈禱是基督奧體的祈禱，她和修女們結合一起，屬於基督的奧體，而耶穌基督是奧體的元首。這是件極美好的事，看到基督奧體的道理活現出來，尤其是處在少有人提及它的時代中，這個道理常是聖

教會的教導中一個充滿活力的部分，而大德蘭深愛教會，致使凡屬於其本質性的道理，無不引發聖女的虔敬熱愛。

在這一章中，有個思想不斷反覆表達，一再地出現，此即：我們必須變成「適合的」，好從天主得到所祈求的一切。「適合的」，就是說，悅樂天主，因而能博得天主的聖心，成為轉求者。而受造者惟一能取悅天主的方法，只有承行祂的旨意。大德蘭所計劃的，正是完全捨棄自我的生活；此乃加爾默羅會有效祈禱的根基。她並沒有作出積極的聲明，只不過好像表達一個渴望般地說出來；然而，她的直覺使她的渴望符合教宗比約十一世 1924 年的詔書 *Umbratilen*。該詔書如此說：

「默觀團體之促使教會成長和發展，遠超過那些從事活動工作的人，因為正是他們的祈求，使得天上降下充滿活力的恩寵，灌溉其他使徒工作者耕耘的園地。」

教宗在此清楚地表達，如果默觀的靈魂不存在，這些外在的使徒傳教成果也會減少。他毫無疑慮地說，他們比獻身於使徒傳教生活者做得更多。

這說明了教會對純默觀修會的需求，甚至單從使徒工作的觀念而言亦然，這也確認了聖女大德蘭的直覺。她告訴女兒們要把這事放在心上；不過，任何凡是完全給出自己的人，這同樣會是真實的，天主會因而喜悅地對待他。

大德蘭在結束第三章時，概觀了加爾默羅會的生活，其中每一件事物都應該有此使徒的目標：

「妳們的祈禱、渴望、紀律和齋戒，如果不是為了我

所提及的意向，妳們應該反省：妳們沒有在執行任務，沒有完成天主帶領妳們來到此地的目的。」（全德 3·10）

大德蘭要她的跟隨者追求這個崇高的目標：她希望她們懷有遠大的志向。除了專心致志於靈魂的得救，參與主耶穌的救贖工程，並在所有人中，給予並增加至聖聖三的生命，此外，還會有什麼更大的志向呢！

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